



越剧界一代宗师王文娟饰演村姑桂兰。(资料图片)

凡是剧作家，都有一个梦——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剧本，能在戏台上一直演下去。然而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太不容易了！“大奖评完，布景入库”，已成为目前戏曲界新编剧目的一个常态。可老张写的戏，至今还受到许多戏曲剧团青睐，至今还在各地不断排练演出，至今还拥有一大批“铁杆粉丝”，这是老张的最大幸福。

老张就是张金海，他是我市从乡村走出来的一位剧作家。

老张

“老天爷把我投错了地方”

张金海出生于杭州湾畔的沧田村，在那里做了19年农民。沧田村地处慈溪长河镇，这里四江交汇，芦庵公路穿村而过，地势平坦。相传清咸丰年间，当海涂变为可耕之地，村里就种起了棉花，沧田村素有“棉乡”之称。清代诗人潘昉有《竹枝词》，其中一首就描写了当地棉花收购之盛况：“朝夜庄开秤挂筐，灯红花白共摩肩。东庄探价西庄卖，细剔剪边鹅眼钱。”张金海生于斯长于斯，这19年间，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两腿变成了红脚梗，可偏偏种不好棉花。老张的田头上，长的是植株矮小的本地棉，又加上粗放管理，结果有一年棉地里只收上10余斤皮棉，连买种子和化肥的钱都赚不回来，此事硬生生成了众人眼中的一个笑柄。后来他回忆自己种棉花的经历，曾用自嘲的口吻对我说：“我这个人出生时，一定是老天爷投错了地方，落在农村，可我不是一个农民，种田会要了我的性命。”

命运给老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，又打开了一扇窗。改革开放后，慈溪乡村涌现出许多民营戏曲剧团，每年农闲辰光，尤其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里，各乡村的祠堂里、庙台上，唱戏气氛很是热闹。自古以来，慈溪乡村就有“斗台”习俗，这就更加增添了各个民营戏曲剧团争强斗胜的动力。当时演出的剧目，大多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路头戏，可路头戏没有完整剧本，念白与唱段全靠台上演员随意发挥。久而久之，民营戏曲剧团老板与出资人就都觉得需要找一个懂戏的人来把把关、号号脉，这个人选最后落到了张金海头上。常言道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”，老张对种田没有兴趣，可他自幼混迹于庙堂之间，虽说从未登台唱过戏，但对每部戏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逻辑十分清楚，知道如何表演才能获得台下观众的共鸣。再加上老张具有一定的古典诗词基础，懂韵律，知平仄，写上几句唱词也是手到擒来，因此张金海很快就在当地变成了一个“香饽饽”。许多民营戏曲剧团来

抢他去整理、修改唱本，让老张睡最好的铺位，开最好的伙食，还一口一声喊他“张老师”。至于报酬呢？虽说这要随剧团老板与出资人的心情而定，有时多有时少，但至少要比种棉花强多了。说起那些陈年往事，老张比喻那是“神仙过的生活”，脸上不禁眉飞色舞。

我与老张相识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。那时，省文化厅为了进一步推动与繁荣各地区的戏剧创作，专门下拨了一批业余编剧“转正名额”。当时笔者任职市艺术研究所，加入了“考官”行列，也有幸见到了至今依然忍俊不禁的一幕场景。

这天上午，老张是坐最早一班从余姚开往宁波市区的火车赶来的，一出车站，他就奔向市甬剧团老团部。当时面试考场就设在市甬剧团老团部会议室里，也就是如今市妇儿医院对面的街面房，距离火车站只有一箭之地。虽说只是短短的一段路程，老张却走得面红耳赤、大汗淋漓。当他一进入考场，大家乐了好一阵！那天老张特意换上了一套新西装和一双黑皮鞋前来“赶考”，尽管乍一看穿得像一位绅士，西装革履，皮鞋锃亮，可里面却露出被汗渍染黄的白衬衫衣领，黑皮鞋里的袜子，更是一只套在脚腕上，另一只早已滑落到脚下……

然而，当老张回答面试题时，却让所有“考官”肃然起敬。他没有从那些冷冰冰的戏剧理论中寻找答案，而是讲起了民营戏曲剧团在乡村演出时的一些趣事，用生动的例子，说明什么样的戏才好，才能受到观众欢迎。说到得意处，老张还用余光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意思是“我讲的这些你们都没有听到过吧，新鲜吗？”这一瞬间，老张就真的化身为了“张老师”。我们这几位“考官”正听得入神时，他又突然停下来不讲了，静默片刻后，开口说，“我这个人烟瘾很大，在这里抽一支烟可以吗？”大家先愣了一阵，然后又一同大笑起来。

这以后，张金海就“洗脚上路”了，从一个种棉花的“红脚梗”，成为余姚姚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。

王文娟看中了他的戏

老张成为有正式编制的剧作家已是年过不惑，其实在这之前，他已有了一部叫得响的成名作，这就是与镇海业余作者叶保定合作的新编古装越剧《康王告状》。这段往事还要追溯到1985年，那时他正在民营戏曲剧团里以“打本子”（戏曲习语，即整理剧本）名义赚外快，认识了叶保定。两人一交谈，叶保定慧眼识珠，觉得老张是一个“打本子”的高手，就把他请到家，弄了几碟小菜，对饮起来。几杯老酒下肚后，叶保定讲起了当年流传在镇海一带的“村姑救康王”的民间故事。老张是个聪明人，他听完后就知道对方要与自己合作“打”一个“本子”，便爽快地应承下来了。

其实，“村姑救康王”的民间故事在浙东地区流传很广，不但镇海有这传说，慈溪、余姚都有，叙述得最生动的应该首推高桥镇。据说康王逃至高桥镇，幸得黄泥墙村里一位姓章的村姑搭救，躲过一难。清



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《明珠女子尽封王》。(资料图片)

代文人汪秀才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：“黄泥墙外泥墙黄，话说小姑本姓章。依已报君愿死节，赏他女子尽封王。”

可老张这次是在镇海与叶保定合作写戏，故事的发生地，自然就在镇海的一个村庄里了，戏中的女主角也易姓叫作张桂兰。新编古装越剧《康王告状》，主要讲述了康王赵构迫于金兵入侵，乔装南逃途中，幸得村姑张桂兰冒死相救，康王约定日后以“布襦义大旗”为标记，报答村姑。三年后，康王登基，传旨派钦差曹子彬接村姑进宫，谁知钦差原是叛臣，村姑知其隐情。曹子彬为掩盖当年罪行，先捉张桂兰下狱，再命镇海知县之女贾玉屏以桃代李，冒认皇恩。贾玉屏感于康王对张桂兰一片真心，吐露了实情。康王惊悉村姑遭难，决定微服私访，经“测字”“相会”“告状”等几番波折，终于真相大白，严惩了曹子彬。康王为表彰张桂兰，亲笔御批“浙东女子尽封王”。

《康王告状》首演成功，获宁波市首届戏剧节剧本一等奖、优秀演出奖。此后在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上获剧本三等奖，后来又获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改编为《明珠女子尽封王》，入选第四届中国越剧节。可该剧的“高光”时刻，是被越剧界一代宗师王文娟老师一眼看中，由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排练演出，风靡江南戏曲界！

《康王告状》经苏鄂生先生整理，易名为《皇帝与村姑》，王文娟老师亲自饰演村姑，另一位越剧宗师徐玉兰老师饰演皇帝。接着又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，由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，由此成为“王派”与“徐派”表演艺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。

这是老张与他的合作者叶保定做梦也想不到的，两个人一起携手，竟然抱了一个“金娃娃”。常言道

你写的戏还活着呢

孙仰芳/文

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当初《康王告状》剧本脱稿后，老张就把叶保定的名字写在前面，列为第一编剧，而他的名字排在后面。几十年来，任凭这出戏的命运发生怎样的变化，这署名排列没有丝毫改动，更没有产生过任何争执。一出戏红了之后，为了署名权的先后次序，昔日合作者变为仇敌、走上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层出不穷，可老张的态度始终如一。他说，“叶保定是我的第一个贵人，《康王告状》是他起的头，我感谢都来不及呢！”

有一次，我跟老张开玩笑地说，那么，王文娟老师是你的第几个贵人呢？他脱口而出，“第二个，也是我遇到的最大的贵人！”

这就是淳朴的农民剧作家张金海。

生活比技巧更加重要



姚剧现代戏《龙铁头出山》，徐大生饰演龙铁头（右二），张建岳饰演肖聪明（右一）。（余姚市姚剧团供图）

钱法成先生是老张的第三个贵人。老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笔者与他相处的几十年里，他经常提起对钱法成先生的感激之情。那一次面试省考，就是在钱法成任省文化厅厅长时实施的。事后，钱法成先生又多次向宁波方面询问张金海转正事宜，还亲自与编剧胡小孩先生一起，向老张赠送了一套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。

老张进入姚剧团担任专职编剧之后，真是厉害，创作的剧本一部接着一部被搬上舞台，一出手就用了“满地红”响炮。新编古装戏曲《谢阿老》《皇后易嫁》《岁岁重阳》《大脚姑传奇》等剧目，在他笔下汩汩涌出，每一部首演都受到观众欢迎。而且剧团里的演员十分喜欢排演他写的剧本，认为场场有戏，唱词与白口很接地气，演起来十分带劲。

另外，他新编的现代戏《传孙楼》与《龙铁头出山》别具一格，处处透着乡村农民朴实中带点狡黠的特有底色，充满了浓烈的乡土情怀。由此可见，19年的农民生涯对张金海来说，与其说是折磨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生活积淀。

姚剧《传孙楼》写的是梨花巷专业户杨富康，人称“杨才子”，他为了鼓励儿媳生男孩，制定了可笑的“家庭政策”，将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定名为“传孙楼”，谁第一个为杨家生下孙子，谁就得新楼。于是，一幢“传孙楼”搅得杨家风波迭起，往日平静的家庭，一下子闹得鸡飞狗跳。最后，杨富康在大女儿杨翠翠的巧妙引导下，终于明白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道理。1990年，《传孙楼》在余姚城乡

首演后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，同时也引起了省文化厅的关注与重视，接着作为浙江省戏剧界唯一的剧目，参加了在江苏扬州举行的全国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。评委们高度赞扬了姚剧《传孙楼》，从剧本到导演、表演、音乐、舞美等综合艺术各方面，得到充分肯定，获得新剧目奖、优秀编剧奖、优秀作曲奖、优秀舞美设计奖以及优秀配角奖等五项大奖。时任文化部戏剧处处长王文娟先生，用“新、趣、美”三个字，对《传孙楼》的成功演出做了高度概括。

姚剧《传孙楼》饮誉扬州，走向全国。之后，北京京剧团、广东粤剧团、新疆石河子豫剧团等全国20多个专业院团纷纷派人来，向余姚姚剧团索取剧本，进行移植演出，《传孙楼》一时红遍了戏曲界半边天。

《龙铁头出山》讲述的是革命老区村主任龙铁头为了改变穷山沟的面貌，带着村民去深圳“淘金”。几经挫折，后因诚信至上的善良本质，受到深圳人的尊重，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。该剧塑造的龙铁头“领头雁”形象，生动实在，意义隽永，堪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样本。

老张说，新编古装戏曲能让观众从遥远的故事中享受美，而现代戏则给观众竖起了生活的一面镜子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像，成为“可以交心的朋友”。《龙铁头出山》虽然没有《传孙楼》影响大、名气响，却荣获1992年度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提名奖。

老张的成功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对剧作家来说，生活比技巧更加重要。



姚剧清装戏《格格蓝齐儿》，陆伊青饰演蓝齐儿（右二），章旺饰演李光地（左一）。（余姚市姚剧团供图）

未唱完的《格格蓝齐儿》

老张写的最后一部戏，剧名叫《格格蓝齐儿》。这出戏讲述的是皇帝女儿蓝齐儿与新科状元李光地的爱情故事，两个年轻人开始时以师生相处，可蓝齐儿是皇后后裔，李光地只是一个“鲤鱼跳龙门”的读书人，显然处于弱势地位，又偏偏偏上了蓝齐儿的老师，常言道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这就使戏好看起来。老张写戏很注重故事的传奇性，就在这一对年轻人互相仰慕、好事将近之时，剧情来了个大转折。蒙古大汗大举进犯中原，皇帝为了江山安稳，无奈传旨命蓝齐儿远嫁和亲。蓝齐儿誓死不从，皇帝便加罪李光地。最后，蓝齐儿为了营救心爱的状元郎，含泪出嫁大草原。这出戏上半场风趣、幽默，让人忍俊不禁；下半场由喜生悲，高潮迭起。老张真是深谙写戏的“三昧真火”。

《格格蓝齐儿》由余姚市姚剧团的新生代青年演员登台献艺，整座舞台充满了青春靓丽的色彩，让人赏心悦目。老张为此倍感鼓舞，他打算再次执笔撰写《格格蓝齐儿》的续篇，甚至连续篇的主要情节都构思好了，描写皇帝女儿蓝齐儿在大草原上的生活，剧情自然也要一波三折，引人入胜。最后争取把它弄成一部连台本戏。

这个愿望，对老张来说，实现起来并不困难，谁知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。平日里老张的烟瘾很大，而酒瘾又大于烟瘾。一支烟，一杯酒，几张稿纸，是他创作剧本时的必备之物。那些曾经给他带来无数灵感的东西，最后无情地吞噬了他的生命。张金海病逝于2015年。

余姚市姚剧团现已乔迁新址，搬进了富有现代建筑感的余姚市公共文化中心。他们在崭新宽敞的排练厅里，复排的第一出戏，就是张金海生前写的《格格蓝齐儿》。

老张不在了，你写的戏还活着，一直活着！



张金海（张若君供图）



风华宁波